

◎ 范文彦 主编

房山历代寺观



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

◎ 范文彦 主编

房山历代寺观



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山历代寺观/范文彦主编.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189-927-9

I. ①房…

II. ①范…

III. ①寺庙—简介—房山区

IV. ①B947·213

②B957·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110号

房山历代寺观

fangshan lidai siguan

范文彦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育慧里5号, 邮编 100101

网 址: www.renshipublish.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飞腾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189-927-9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84643937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010)84642504

序



房山区是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区，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在北京地区佛教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元代碑刻记载，早在东汉时期，在房山区的六聘山，已经创建了天开寺，尽管缺乏其他史料佐证，但无疑表明房山地区佛教缘起的久远。据可靠史料记载，两晋期间，房山的周口店地区和石楼地区分别创建了两座寺院，这就是后来的崇圣院和云盖禅寺。北魏时期，房山区佛教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期，可考的佛教寺院如云居寺、崇福寺、木岩寺、宏业寺、云峰寺等。东魏时期创建上方山兜率寺、北周时期创建瑞云寺，种种迹像表明，房山地区的早期佛教发展史，开北京地区佛教发展之先河。流失于海外的精美的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僧欣造像，和出土于崇福寺的北魏汉白玉造像，无不诉说着当年房山地区佛教的繁荣。其中僧欣造像发愿文写道：

太和廿三年岁次己卯十二月壬申朔九日庚辰，比丘僧欣为生缘父母并眷属师僧，造弥勒石像一躯，愿生西方无量寿佛国，龙华树下，三会说法。下生人间侯王子孙，与大菩萨同生一处。愿一切众生普同斯福。所愿如是。

北京地区北魏时期的发愿文极为罕见，这则发愿文是研究北京地区佛教早期传播极为珍贵的史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齐时期著名高僧慧思，在房山西南山区的白带山结庐驻锡，收下了弟子静琬，由此开启了南北朝结束后房山佛教发展的空前高潮。隋朝定鼎，慧思的弟子静琬秉承先师遗愿，在白带山发起了绵延千年的刻经事业。以白带山刻经为先导，房山区佛教迎来了又一个高峰期，这时期创建的寺院有位于大房山主峰的云峰寺，房山城西的三官庙，同时一些前朝古刹也争芳斗彩，如崇福寺、木岩寺、宏业寺、云峰寺、上方山兜率寺、瑞云寺、开天寺、崇圣院等等，唐代又出现了香光寺、磨碑寺、谷积山寺、无相寺、大历禅寺、中山寺等等。

自隋唐至辽金，房山佛教发展一向以房山石经的雕刻为主线，自静琬以后有代表性的刻经人物有玄导、僧仪、惠暹、玄法、刘济、杨志诚、史再荣、杨志荣、史元忠、史元宽、张允伸、张允皋、韩绍芳、留公、通理等。与此同时，房山区形成了三个重要的佛教文化区，一个当然是以云居寺、上方山为代表的西南佛教文化区，另一处是以谷积山为代表的东北佛教文化区，第三处是以大历禅寺、瑞云寺、显光寺为代表的西北佛教文化区。这三个佛教文化区成鼎足之势主导着北京西南的佛教，很大程度影响了北京地区的佛教。

明代由于明王朝对佛教的重视，皇帝后妃都出资襄赞佛教，甚至动用内帑建寺。这方面慈圣太后和万历帝尤为突出，如房山区的天台寺、弘恩寺都有这对皇家母子的背景。太监襄赞佛教乃是明代北京地区佛教发展的一大特点。早在明初，明廷太监就赞助建设了大房山连泉顶的连泉寺、红螺险诸寺、上方山部分寺庵。中晚期，在

房山创建修缮的寺院有弘恩寺、天台寺、香光寺、谷积山诸寺、上方山、云居寺、红螺险诸寺、恩惠寺等等。总之，明代房山区几乎所有的佛寺修建活动都有明廷太监的参与。毫无疑问，明代是房山佛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期。在明代佛教发展史上，最璨灿的一座寺院莫过于上方山兜率寺。

这座创建于东魏时期的寺院，在隋唐时期已经初具规模，辽金时期繁荣起来，明代时进入鼎盛期，当年，在上方山的林麓岩崖之际，寺庵相望，多达一百二十余座。成为北京地区佛教的一大胜景。其他如东部的弘恩寺、西部的香光寺，这两座敕建寺院也都规模宏大，俨然如王府宫殿，堪与北京地区任何一座宏大的寺院相比。

清代至民国时期，房山区的佛教发展基本沿袭了明代的态势。

与佛教相比，房山地区可考的道教发展历史稍晚一些，最早的史迹在唐末五代时期，当时幽州割据势力刘仁恭在大安山建道观，请道士王若讷传道。金代，有道士赵希元在房山西部建灵泉观。元代，房山成为全真教的重要道场，也是房山历史上道教最繁荣的时期。全真教第二代掌教宗师尹志平晚年在大房山龙含峪的清和观静养，并于此观终老。继之而主全真教的第三代掌教宗师李志常，曾亲临房山西北山区考察，并委派著名道士刘志厚分别建设黄山玉室洞天、仙都山仙君洞、大房山潜真洞三座道教洞府。由此，全真教在房山西北山区传播开来并发扬光大。

在本土宗教发展的同时，西方宗教也渐入房山，其中基督教的传播，在北京地区，房山应该是较早的。有代表性的是大房山麓的景教寺院十字寺，十字寺原本是一座佛寺院，后来改为景教寺院，其作为景教寺院的年代应该早于元代。民国时期，在十字寺发现了两件重要的景教石刻，现存于南京博物馆，成为基督教在北京地区早期传播的重要实证。1840年以后，西方宗教开始大规模传播，房山地区出现了天主教堂，如琉璃河立教村的天主教堂、石楼镇二站村的天主教堂、长沟镇太和庄村的天主教堂。

伊斯兰教的传播当始于元代，房山形成了多个回民村，一些清真寺由来已久，一直留存至今，成为穆斯林礼拜的场所。如窦店清真寺、新街清真寺、常庄清真寺等。

以佛教为主线的房山区宗教文化，是房山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加以发掘和研究，揭示房山区宗教文化的现实意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房山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此，房山区政协继《房山历代人物》、《房山历代陵墓》之后，又编辑出版了《房山历代寺观》一书。

《房山历代寺观》收录未必全面，已举寺观之大观；考述务求尽善，足资今人之借鉴。志士仁人或以此书为契机，更加深入地开展房山宗教文化的研究，再结硕果，玉成宏著，是我们的期待和愿望。谨此为序，以志嘉企！

房山区政协主席 范文彦



CONTENTS

房 / 山 / 历 / 代 / 寺 / 观

目录

序



佛教圣地云居寺

■ 云居沧桑

智泉寺与云居寺	2
静琬创建云居寺	2
唐代云居寺的盛衰	4
辽应历以后云居寺盛况	5
重熙至辽末的云居寺	6
金代云居寺住持义谦	7
元代云居寺之大略	8
道衍云居寺巡礼	9
来自天竺的高僧桑謁巴辣	9
达观真可重振云居寺	10
清初如全等人对云居寺的修缮	11
中兴之祖、重开山第一代溟波	12
云居寺重开山第二代圆通	14
了尘大师续灯继法	15
清代朝野对云居寺的施助	16
民国时期的云居寺	17
纯山目睹云居寺的衰亡	18
盛世重光	21

■ 石经史话

北朝时期的“法难”与早期刻经	22
静琬发愿白带山刻经	26
师徒相承 后继有人	29
金仙长公主奏请唐玄宗赐经	32
晚唐时期的刻经	36

韩绍芳、留公继往开来	38
通理大师开坛续造	39
金人续刻《契丹藏》	41
来自高丽国的刻经人	43
董其昌“宝藏”封洞	43
北郑村崇福寺	46
■ 北魏开基唐代兴盛	46
■ 陶塔、经幢及石刻	48
■ 北郑院及塔	50
上方山兜率寺	56
■ 佛教源流	56
■ 七十二禅院	71
兜率寺山门之外诸庵	74
兜率寺	78
兜率寺东南诸庵	80
兜率寺西南诸庵	82
兜率寺西北诸庵	85
兜率寺西诸庵	87
兜率寺东诸庵	90
六聘山天开寺	94
■ 忏悔上人	95
■ 应公长老	95
■ 天开寺上方	97
三盆山十字寺	100
■ 历史沿革	101
■ 景教石刻的发现	104
孔水洞万佛堂	108
■ 孔水洞	108

■ 万佛堂	113
■ 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	116
■ 花塔与密檐塔	118
■ 孔水洞万佛堂碑刻	119

百花山瑞云寺	122
--------	-----

文殊道场显光禅寺	128
----------	-----

圣莲山南庙北庙	132
■ 南庙长星观	136
■ 北庙长生观	138

青龙湖畔的常乐寺	142
----------	-----

谷积山诸寺	144
■ 灵鹫禅寺	144
■ 谷积庵	149
■ 般若禅寺	150
■ 高桥寺	153
■ 圆通寺	154

黑龙关龙王庙	15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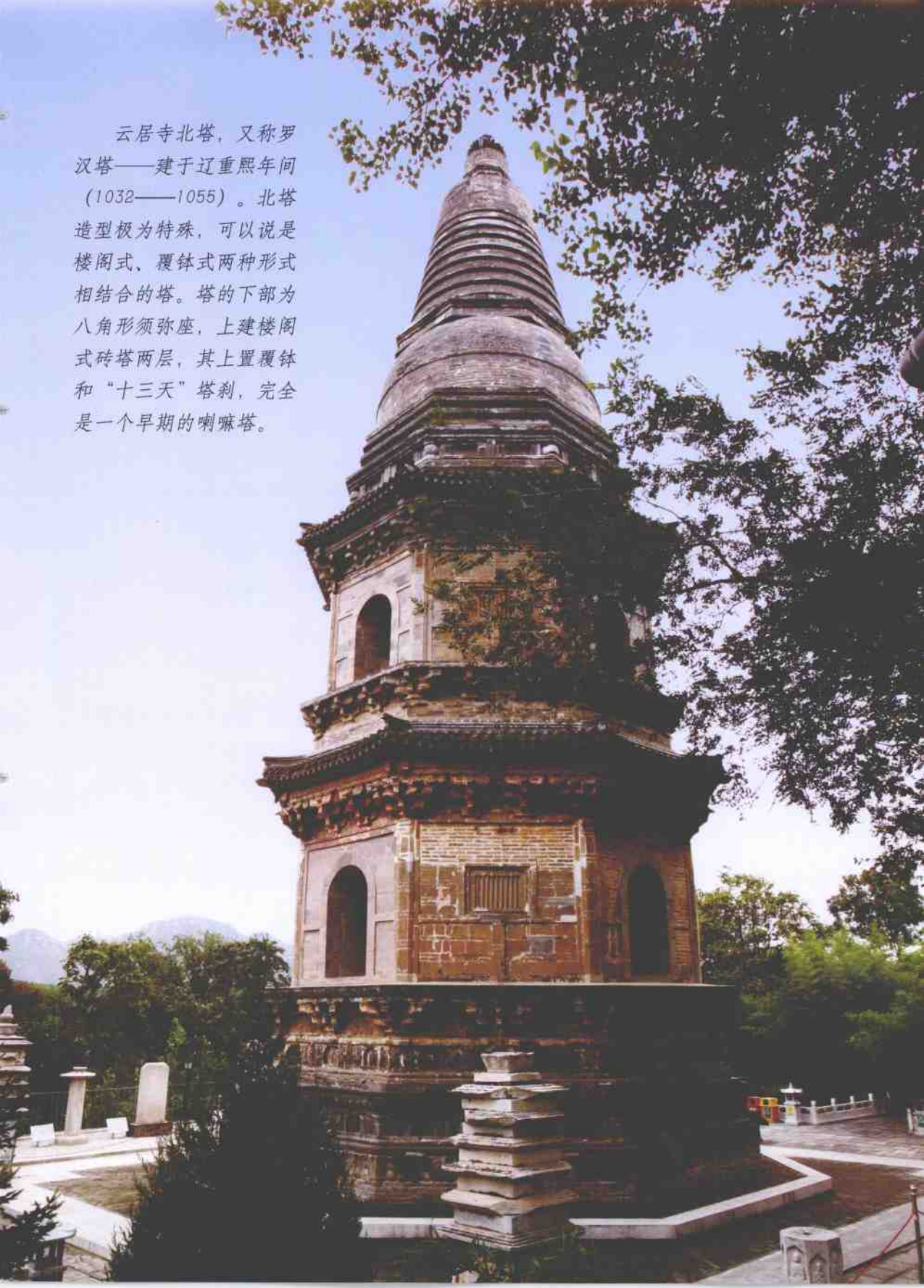
护国弘恩寺	162
-------	-----

护国香光寺	166
■ 一代奇僧姚广孝	166
■ 少师园与香光寺	168
■ 姚广孝塔	170

白水兴隆寺	174
■ 沿革	174

■ 石阁	175
■ 石佛	176
环秀禅寺与广智禅寺	178
■ 环秀禅寺	178
■ 广智禅寺	180
房山区的清真寺	182
■ 常庄清真寺	182
■ 窦店清真寺	183
■ 新街清真寺	184
铁瓦殿与九圣祠	186
■ 铁瓦殿	186
■ 九圣祠	188
庄户台三圣观	190
云濛山王禅洞	192
青龙湖村庙	196

云居寺北塔，又称罗汉塔——建于辽重熙年间（1032——1055）。北塔造型极为特殊，可以说是楼阁式、覆钵式两种形式相结合的塔。塔的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上建楼阁式砖塔两层，其上置覆钵和“十三天”塔刹，完全是一个早期的喇嘛塔。





佛教圣地云居寺

■ 云居沧桑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75公里的房山区白带山，是我国北方著名的佛教圣地。寺门向东，规模宏大，中路有五大院落，六进殿宇，即天王殿（山门）、毗卢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大悲殿。每院逐步升高，各正院之旁，又有配殿。中路以北为行宫院。寺之南北，原有二塔对峙，烘托出寺院的壮丽。寺内外唐碑、辽塔、文物荟萃。这座古老的寺院背倚青山，门临清溪，树木繁茂，掩映如画。

智泉寺与云居寺

据隋朗蔚之《隋州郡图经》记载，房山石经的创始人静琬为智泉寺僧人。智泉寺在云居寺所在的白带山，云居寺创建之前，白带山有智泉寺。民国溥儒《白带山志》载道：“云居寺，隋为智泉寺，以泉名也。”

云居寺重开山第13代住持纯山《白带山志序》载道：“白带山在涿县之西北，隋文帝建舍利塔于寰区山中，智泉寺其一也。嗣以琬公镌石经藏而知名。”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曾于诸州高爽清静30处，建舍利塔，分置舍利其中。其中在白带山智泉寺也奉安了舍利、建造了舍利塔。

隋智泉寺舍利塔曾留下两件石刻，一为《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一为《智泉寺舍利感应记》。其中文帝孙、炀帝子内史令豫章王杨暕撰的《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明确记载了此事。当年，杨暕不仅亲撰塔铭，且亲往智泉寺宣读了文帝于智泉寺奉安舍利、建造灵塔的圣旨。

智泉寺的另一件石刻《智泉寺舍利感应记》，乃是隋著作佐郎王





◎ 云居古刹一瞥

劭所撰。

隋仁寿文帝命于智泉寺安奉舍利、建造舍利塔事，及隋皇室与重臣智泉寺书铭作记的史实说明，早在静琬刻经前，隋统治者就已经与智泉寺有某种渊源联系。

作为云居寺前身的智泉寺又创于何时呢？《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舍利塔记》：“原此寺（指云居寺），始自北齐。”

《白带山志》引《顺天府志》更明确地记载，北齐慧思大师就僧居白带山：

北齐沙门慧思净住莎题，誓宣鸿愿，普镌见籍，镜幽穹岩。弟子静琬，密承法付，于大业末递于贞观，疲毫琢版，叠窟盈堪。

“莎题”，就是莎题山，也就是白带山。北齐慧思大师既然净住白带山，那么早在北齐时期白带山已有寺院存在，智泉寺则是由北齐传承而来的，也就是说云居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齐。

云居寺中曾藏有北朝时期的《观音像记》残石，其中有“观音像于寺中，法会如林”语。应视为北齐时期白带山存在寺院的确凿证据。





静琬创建云居寺

隋炀帝大业年间，慧思的弟子智泉寺僧静琬秉承师训，在白带山开创了石经刊刻事业，至唐贞观初，为刻经的需要在白带山下大规模修建庙宇，并把寺院重新命名为云居寺。唐临《冥报记》详细记载了云居寺创建经过：

范尝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屋。而念木瓦难办，恐分财物，故未能起。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为水所漂流至道次。山东少木材，松柏尤稀，道俗惊骇，不知来处。推寻踪迹，逐自西山，崩岸倒木，漂送来此。于是远近叹服，谓为神助。范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共助造堂宇，顷之毕成，皆如其志。

刘济元和四年（809）《涿鹿山石经堂记》载道：

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

根据上述记载，静琬创建云居寺的年代在唐贞观五年（631）。静琬早就有建寺的打算，但是考虑到建寺会花去一部分钱财，影响刻经，所以一直未能如愿。事有凑巧，贞观五年（631）六月，一夜大雨，引起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漂至白带山下，于是静琬招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白带山下建起庙宇，这就是云居寺。

云居寺创建后，最终形成了云居三院：即东峪云居寺（又称东城云居寺、东云居寺、东峪寺或东城寺），在石经山以东；西峪云居寺（又称西城云居寺、西云居寺、西峪寺或西域寺），在石经山以西，即今云居寺；中峪云居寺（又称中域云居寺、中云居寺、中峪寺或中域寺）。此外，石经山上以华严堂



© 开山琬公塔





为中心，形成了石经寺（又称云居上寺、雷音寺）。在距云居寺不远的岩上村，还有专供刻经的磨碑寺。

唐代云居寺的盛衰

在静琬第三代弟子惠暹时期，云居寺进行了创建后的第一次重修。唐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在奏请玄宗御赐云居寺经卷和田园山场的同时，还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载道：“既而玄宗开元圣文武皇帝第八妹金仙公主特加崇饰，遐迹之人增之如蚁焉。有为之功，莫大于此。”

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经修寺，是唐代云居寺全盛期的标致，云居寺的石经刊造事业也进入了全盛期。

唐会昌三年(843)，武宗废佛，云居寺横遭劫难。当时，晚唐刻经主持人云居寺住持真性去世不久，他的7位弟子仲说、恒智、鉴直、惠增、志千、文展、宝定将真性遗体焚化，在寺外的杖引溪左岸起塔葬之，本打算为真性立碑，找来工匠，选好了石料，但是未及雕刻，法难促至，寺院毁废，僧遁林岩。直到咸通八年(867)，真性的神道碑才得立以于其墓塔前。这时他的7位弟子中的6位已先后去世，只有宝定一人尚存。

真性为晚唐时期云居寺著名的高僧，文献称赞他，“四远响应，一方瞻仰，高行苦节，时为美谈！”真性俗姓史，唐涿郡范阳县人（今河北涿州市人），祖辈以务农为业，他住持云居寺大约始于唐德宗时（780—804），当年云居寺禅、律两宗同处，真性在合寺僧众的再三请求下，担任了寺院住持，他治寺有方，“奉精勤以敬，策堕慢以严”，僧众们“共乐推诚，咸称悦服。”由于他的声望，“施财者松门继踵，赍供者溪路相望。”云居寺“佛宇益崇，常住滋瞻。”真性不仅承启前贤，主持晚唐时期的石经刊刻，还在云居寺内另起道场，请高僧转藏经七遍。幽州地方官刘济、史再荣先后多次请他出山，他都婉辞拒绝了。大和九年（835）九月三日，真性示寂于云居本院。

会昌法难之后，云居寺虽得以恢复，但是其衰落之势已是不可逆转。唐末至五代的战乱，对云居寺造成极大的破坏，五代中晚期石经刊刻被迫停顿下来。





辽应历以后云居寺盛况

辽会同三年（940），辽人入据幽州后，云居寺划入辽人版图。由于辽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云居寺开始转机，并再度兴盛起来。

辽王正《重修范阳白帶山云居寺碑》曾记述辽应历年间云居寺佛诞法会的盛况：

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宗，预饷供粮，号为义食。是时也，香车宝马，藻野缦川……从平地至于绝顶，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醵施者不以食会而由法会，巡礼者不以食而来而由法来，观其感于心，外于身，所燃指续灯者，所炼顶代香者，所堕岩舍命者，所积火焚躯者，道俗之间岁有数辈。

佛诞法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云居寺的兴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寺院住持僧谦讽和尚于应历十四年（964），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建设，共修建大小庙宇70余间。建库堂1座，5间6架；厨房1座，5间5架；转轮佛殿1座，5间6

架；暖厅1座，5间5架；讲堂1座，5间7架；碑楼1座，5间6架；次建饭廊，23间4架；次建东库，4间5架；次建梵网经廊房，8间4架；次建后屋4座。不仅唐末五代以来，“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得以修复，而且扩大了云居寺规模。这次云居寺建设工程，是云居寺自唐末五代以来由衰而盛的一个重要转折。

同年，在谦讽和尚与辽官员朝议郎行右补缺王正合力倡导下，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会。千人邑乃是中国古代为寺院募捐的社会宗教组织，据王正《重修范阳白帶山云居寺碑》记载，当年云居寺的千人邑“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



◎ 辽代经幢



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千人邑的出现，反映了辽代云居寺复兴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谦讽等人结千人邑的目的，是为了“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坠于东峰”，也就是为了修寺护经，而五代以来中断了的石经刻造事业，尚无力恢复。

辽人入据幽州后，幽州地区的动乱局面并没有结束，中原政权与辽人之间为争夺幽州屡兴干戈，由于缺乏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云居寺刻经事业一直未能恢复，直到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幽州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辽人才得以在云居寺恢复石经刊刻。

辽人恢复云居寺刻经，在澶渊之盟以后的第23个年头，即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如果说应历十四年（964）谦讽和尚进行的大规模的云居寺建设，是云居寺自唐末五代以来由衰而盛的一个重要转折，那么恢复刻经，则成为云居寺自唐代以来佛教事业达到又一个巅峰的标致。

重熙至辽末的云居寺

有辽一代，云居寺一直呈盛势。兴宗重熙年间，郡守侍中刘六符与寺僧可信、藏俊、智通、文密等又开始了大规模的云居寺建设，累年兴工，直至大安八年（1092）。云居寺原有南、北二塔，即是辽重熙至大安间所建。

据乾统十年（1110）行鲜《大辽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记载，北塔为寺僧文密化钱3万余缗而建，文密为重熙间寺僧，那么北塔当建于重熙年间（1032—1055）。

辽乾统年间（1101—1110）有高文用等人发起成立的云居寺供塔灯邑，每年上元节邑众按定例捐资，在北塔上下广设灯烛，三夜不息。“从昔至今，殆无缺焉。”可见到乾统十年（1110），供塔灯邑的上元节北塔燃灯已盛行多年。

云居寺南塔建于天庆七年（1117）四月十五日，为寺僧绍坦所建，塔13层，高60余尺，内藏舍利300余粒。

辽天庆时，云居寺“当寺具戒比丘常不灭五百，疰菌典库供瞻有余。”而辽亡国4年以前的保大元年（1121），云居寺尚刻完一部



《虚空菩萨求闻持法》经。这反映了辽末云居寺的昌隆。辽代，云居寺的佛教由晚唐的禅、律共处，改为律宗。

金代云居寺住持义谦

金代，云居寺未因朝代的更替而衰落。早在金初的天会年间，金人便开始继辽人的经帙续刻石经，此后刻经事业从未间断，直至明昌年间。

金中叶的世宗大定年间，云居寺进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

大定二十年（1180）义谦法师继任云居寺住持，云居寺改律为禅，这是云居寺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金世宗子、章宗伯父完颜永中施刻《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就是在义谦住持云居寺之际。义谦并对云居寺进行



◎ 义谦坟幢拓片

了修复建设，“重建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顶新”，辽应历年间结千人邑，这时的云居寺“经邑门徒，众仅数千。供给斋粮，未曾有缺，香厨饮膳丰余。”不亚于应历时。当时，长乡城（今房山区良乡城）义井院、李河（今房山区琉璃河镇）灵岩寺以及岐阳（或即今房山区吉羊村）开化寺皆请云居寺主义谦为提控宗主，由此可见云居寺的影响之大。

义谦，世居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俗姓颜，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生。自幼于云居寺出家，历太宗、熙宗、海陵、世宗、章宗五帝，章宗承安五年（1200）卒于云居寺住持任上。15年后的贞祐三年（1215），蒙古大军攻破中都（今北京），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沦为蒙古人统治。因此义谦是金代云居寺历史的一位见证人，他在云居寺的僧侣生涯很能说明金代云居寺的状况。